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

七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七十

文學部六

雜書
雜書

書籍

管子之書

管子————曰舉兵之金緘丹書
晏子公

遊於紀

得——發視之中有——楹語
晏子晏子鑿楹納書焉謂

謂

之及壯發書之言曰布帛不可窮窮不可飾牛馬不可

窮窮不可竊

也禹之總德
墨子——有之曰南遊載書
墨子子

不慎厥德天命焉葆

南遊載書

墨子子

一使衛閼中——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曰吾夫子教
公尚過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子墨
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故周公旦
佐相天子其修至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畊農之
難吾安古人糟魄莊子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
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斲問公
之所讀為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緡
曰已死矣曰然則公之所讀者——之——矣夫
十二經莊子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
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
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老聃
不許於是——以說老聃
書禮樂從說之五車莊子惠施多方其書——
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知者不
以言談教慧者不以藏書篋韓非子王壽負書而行見
徐馮於周塗馮曰事者為

也爲生於時知者無常事書者言也言生於知知者不
藏書今子何獨負之而行於是王壽因焚其書而憐之

故
慎墨季惠百家之說荀子凡成相

之極復後王誠不詳已三豕亥呂氏春秋子夏之晉過

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已亥也夫一與一相近

與一相似至於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已亥涉河也

勝異說揚子一閱之市不勝異意蒼頡史篇揚子或欲

愈曰史乎史乎書亦有色揚子或曰女有色

也書惡淫辭綠衣紵絮揚子三千寒如之何矣注文賦雜

子不可以記久明遠揚子彌綸天下之事

經聖典古昔之昏昏傳千里之志志者莫

如天地無藏情

抱朴子披玄雲而揚大明則萬物無隱其狀矣舒竹帛而考古今則一一一一

其一學者山淵

抱朴子古書者雖多未必盡美要當以爲一一之一一一使屬筆者采伐漁獵其

中屬筆者采伐漁獵其中

見增深川流

抱朴子正經爲道義之淵海子

書爲

一一之一一一仰而比之則景星之佐

景星佐三辰

三辰也

俯而方之則林薄之神嵩嶽也

景星佐三辰

林薄裨嵩嶽

見籍籍云云

抱朴子該河洛之一博百氏之一

覽者費

日

文中子芮城府君重陰陽子始著

四名五志

文中子薛收問

續詩子

曰有一一焉有一一焉何謂四名一曰化天子

所以風天下也

二曰政蕃臣所以移其俗也三曰頌以

成功告於神明也

四曰歎以陳誨立誠於家也凡此四

者或美焉或勉焉或傷焉或惡焉或誠焉是謂五志

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

文中子子謂叔恬曰汝為春秋元經乎春秋元經於王道

是

也失則無所取衷矣

西方書

國語一之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

注西方謂周也故志訓典

國語教之

一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讀

此為王者師

史記留侯世家良嘗閒步遊下邳圯上有

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歐之良為其老彊忍下取

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

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

五日平明與我會此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曰與老

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

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

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一一則一一

後十年興十三年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

遂去視其書乃太公兵法

道德五千言

史記老子傳老子修道德其學

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闕闕

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於是迺著書上下篇

言餘一之意一稷下著書史記孟子荀卿傳自騶衍與

到環淵接子田駢鄒奭之徒各魏公子兵法史記信陵君傳當是

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

俗稱一一一一注劉歆七畧有魏公子兵法二十一

篇圖布咸陽市門史記呂不韋傳是時諸侯多辯士如

七卷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

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一一

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能增損一字者予千

金^{上見}號其書曰新語

史記陸賈傳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廼公居馬上而得

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
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
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
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
不憚而有慚色更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
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粗述存亡之
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
盤盂諸書

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
不稱善左右呼萬歲————

盤盂諸書

史記
侯傳

蚡辯有口學

有口學——石室金匱之書

史記太史公自序
述史記

五家之文佛異

史記太史公自序律歷更相治
間不容翫忽一一一一一維

太初之元論玉版
作歷書第四

史記太史公自序故明堂石室金匱
一一圖籍散亂注如淳曰刻玉版以

為文 中祕書

漢書成帝紀光祿大夫劉向校書於天

蘭臺

圖籍祕書

漢書百官公卿表御史中丞

鑄鼎刻書

漢書五行

志火星出於周五月而鄭以三月作火
以為民約是為刑器爭辟故火星出與五行之火爭明

為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

漢書藝文志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

乖故春秋分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
真偽分爭諸子之言紛然轂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

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
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

焉於是
祕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

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
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

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畧故有輯畧有六藝畧有諸子畧有詩賦畧有兵書畧有術數畧有方技畧今刪其要以備篇籍

求遺書

上見條其篇目撮其指意

七畧

上見鄭長者

漢書

志

一一篇注師

虞初九百

漢書藝文志一四十三篇注師古

古曰鄭人不知姓名

曰洛陽人即張衡西京賦

出稗官

漢書藝文志小說家者流蓋一於一街

小說九百本自虞初者也

談巷語道聽塗

可觀者九家

漢書藝文志諸子十家

逢蠅

說者之所造也

出

漢書藝文志是以九家之說一一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

也辟猶水火相滅相生

上見雋永

漢書蒯通傳通論戰國時說士推變亦自序其

說凡八十一得書與漢朝等

漢書河間獻王傳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

首號曰一一真如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一一多一一

好寫留真上與歷相應

漢書揚雄傳大澤思渾天參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旁則三

摹九据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故觀易者

見其卦而名之觀律者數其畫而定之律首四重者非

卦也數也其用自天元推一畫一夜陰陽度數律歷之

紀九九大運與天終始故數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

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為三卷曰一二

三泰初一一一亦有顓頊之歷焉拉之以三策開之

以休咎緝之以象類播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擬之以

道德仁義禮知無主無名要合五經苟非其事文不虛

生為其泰曼德而不可知故有首銜錯測攤瑩數大抵

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剝元體離散其文章句尚不存焉

祕書之副

漢書敘傳博學有俊材左將軍師丹舉賢良方正以對策為議郎遷諫大夫右曹中郎

將與劉向校祕書每奏事游以選受詔

素文

漢書敘傳

進讀羣書上器其能賜以

爪麟今漢書祕書於異代注素文素王之文謂春秋

九流

也指春秋緯為漢受命符言故不錄入經學類

漢書敘傳劉向司籍

以別注應

令丙

後漢書章帝紀律云掠者

唯得榜笞立又一一筆長短

書林

後漢書和帝紀帝幸東觀覽一一閱篇籍

有數注今丙為篇之次也

博選術藝之衡山玉牒

後漢書郡國志注湘中記曰老

氏臧室

後漢書竇章傳是時學者稱東觀為一一道家蓬萊山注老子為守臧史後為柱下史四

方所記文書皆歸柱下事見史記言東觀經籍多祕經也蓬萊海中神山為仙府函經祕錄並皆在焉

後漢書蘇竟傳夫孔丘——為漢亦制元包幽室文隱
事明注祕經幽祕之經即緯書也包藏也言緯書元祕

藏於幽室文雖縹緲祕記後漢書揚厚傳祖父春卿善
隱微事甚明驗圖識學為公孫述將漢兵平

蜀春卿自殺臨命戒子統曰我——中有先祖所傳——
為漢家用爾其修之統感父遺言服闋辭家從健為

周循學習先法又就同郡鄭伯山受河洛書及天
大推步之術統作家法章句及內識二卷解說 依論

語作鄭志後漢書鄭康成傳門生相與撰康成答 寫藏
諸弟子問五經————八篇

祕館後漢書賈逵傳尤明左氏傳國語為之解詁五十
一篇永平中上疏獻之顯宗重其書——

校定宣明殿後漢書桓郁傳帝自制五家要說章句令
郁——於————注華嶠書曰帝自制五

行章句此言五家沛王通論後漢書沛獻王輔傳輔於
即謂五行之家也 嚴有法度好經書善說京

氏易考經論語傳及圖識作
刪定律令為漢儀

後漢書
應劭傳

又一莫尚載籍也一載籍也者一建安元年乃奏之曰夫國之大事

厥中俾後之人永為監焉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

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

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逆

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子遺問辟以來莫或

茲酷今大駕東邁巡省計都拔出險難其命維新臣累

世受恩榮祚豐衍竊不自揆貪少云補輒撰具律本章

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

及春秋斷獄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復重為之節文又集

駁議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

漢記四皆刪敘潤色以全本體其二十六博採古今環

瑋之事文章煥炳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宜緊

自謂必合道表心焉憤邑聊以藉手昔鄭人以乾鼠為

璞驚之於周宋愚夫亦寶燕石綬緇十重夫觀之者掩
口抵掌而笑斯文之俗無乃類旃左氏實云雖有姬姜
絲麻不棄憔悴管蒯蓋所以代匱也是用敢露頑才廁
於明哲之末雖未足網紀國體宜洽時雍庶幾觀察增
闡聖德惟因萬機之餘暇辨物類名號識時俗嫌疑
遊意省覽焉獻帝苦之

書應劭傳撰風俗通以

大雖不典後世服其洽聞

戶牖牆壁各著

刀筆

後漢書王充傳以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
潛思絕慶弔之禮

十五篇二以為談助

後漢書王充傳注袁山松書曰充
十餘萬言以為談助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

吳始得之恒秘

不欲章顯其名號潛夫論

後漢書王符
傳隱居著書

三十餘篇以識當時失得
其指訐時短討諷物情足以觀見當時風政
故曰人

主宜寫一通置之座側

後漢書崔寔傳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辨

而確當世稱之仲長統曰凡

匡老反韓復孟

後漢書劉陶著

書數十萬言人作七曜論

一子一非一軻一

漢

上書言當世便事條教賦奏書記辨疑凡百餘篇

四百歲元其興矣

後漢書張衡傳衡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算常耽好術數謂崔瑗

曰吾觀太元方知子雲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非徒

傳記之屬使人難論陰陽之事漢家得天下二百歲之

書也復二百歲殆將終乎所以作者之數必

顯一世當然之符也

載之無兩

後漢書吳祐傳父恢為南陽太守祐年十二隨從到官

恢欲授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

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威

所望此書若成則

一昔馬援以意改興謗王陽

以衣囊徵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
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大衍元基後漢書王

景傳初景以為六經所載皆有卜筮作事舉止質於著

龜而衆書錯綜吉凶相反乃參紀衆家數術大書家宅

禁忌堪輿日相之屬適於詩細長於論衡後漢書趙長

事用者集於云詩細長於論衡君傳者吳越

春秋詩細歷神淵蔡邕至會稽讀而歎息竹簡小

以為一邕還京師傳之學者或誦習焉

篆得晉書武帝紀汲郡人不準掘魏襄王冢善文晉書

得一古書十餘萬言藏於秘府

栖遲家巷垂十載教誨子孫講誦經四部六錄晉書

典集經書要事名曰行於世

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為區列名為傳

子為內外中篇凡有一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

井文集百餘發明奇趣振起玄風晉書向秀傳莊周著

卷行於世內外數十篇歷世方

士雖有親者莫能論其古統也乃為之隱解

之世郭象人述而足之偽墨

之迹見歸道家之言遂成焉

道家之言見父子證明足

以為審

晉書曹志為帝嘗問六代諸問志曰是卿先王

還奏曰按錄無此帝曰誰作志曰以臣所問是臣族父

問所作以先王又高名著欲令書傳於後是以假托帝

曰古來亦都有是顧謂公卿曰

自今以後可無復疑

正與人意闇同

庾敳傳嘗讀老莊竊注

晉書曹志傳先是注莊子者數

注外而為解義妙演奇致大暢奧旨惟秋水至樂二篇

未竟而卒秀子幼其義零落然頗有別本遷流象為人

行薄以秀義不傳於世遂以為已乃自注秋水至

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眾篇或照定文句而已其

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上魏國史書

晉書末皆傳初

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
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為
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
十年蓋一一之一一一大畧與春秋皆多相應其中經傳
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于啟位啟殺之太甲殺伊尹大
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
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
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孫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畧
同繇辭則異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其公孫段二篇
公孫段與邵陟論易國語二篇言楚晉事各三篇似禮
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
造書者姓名曰蹟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梁
丘藏一篇先敘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玉事綴書二篇
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歷二篇鄒子談天類

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
圖詩一篇畫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

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

書折壞不識名題冢中又得銅劍一枚長二尺五寸漆

書皆科斗字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

簡斷扎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秘書校綴

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大寫之暫在燼簡上考正汲冢

制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

書晉書王接傳時秘書丞衛恒一一未訖而遭

難佐著作郎束皙述而成之事多證異義時束萊太

守陳留王庭堅難之亦有證據暫又釋難而庭堅已亡

散騎侍郎潘滔謂接曰卿才學理議足解二子之紛可

試論之接遂詳其得失摯虞謝

衡皆博物多聞咸以為允當

鬼董狐晉書十實傳換

異人物變化名為搜神記凡二十卷

以示劉惔惔曰卿可謂一之

江左文志

宋書明帝紀好

讀書愛文義在藩時撰一以來一章一又續衛瓘所注論語二卷行於世

代手板

宋書禮志中以

葛為之形如幘而橫著之古尊卑共服也今國子太學生冠之服單衣以為朝服執一卷經以一藏

廣內

宋書百官志漢西京圖籍所一有天府石渠蘭臺石室延閣一之府是也東京圖書在東觀

陽科斗書考工記

齊書大惠太子傳時一有盜發古冢者相傳云是楚王冢大獲寶物玉

履玉屏風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盜以把火自照後人有得十餘簡以示撫軍王僧虔僧

虔云是

一周官所闕文也

元徽四部

齊書王僧虔傳超遷祕書丞上表求校墳籍依七畧撰

七志四十卷上表獻之表辭甚典又撰定一書目

言家口實

齊書王僧虔傳論註百氏荊州

八表入才性四本聲無哀樂皆一一如客至之有設也汝皆未經拂耳暫目豈有庖厨不修而欲延大賓

者荆州八表

見上如客至有設

見上玉以比德海從上善

書

張融傳融自名集為玉海司徒褚淵

問玉海名融答

十八州士族譜

書

賈淵傳先是譜學未有名家淵祖弼之廣集百氏譜記

專心治業晉太元中朝廷給弼之令史書吏撰定繕寫

藏祕閣乃遷左民曹淵父及淵三世傳學凡

合百帙七百餘卷該究精悉當世莫比永明中衛

軍王儉抄次百家給令史書吏撰定繕寫

見上治縣譜

書

譜與淵參懷撰定

給令史書吏撰定繕寫

見上

書

傳琰符父僧佑山陰東土大縣難為長官僧佑在縣有

稱琰尤明察父子並著奇績江左鮮有匹云諸傳有

傳不以示人正先儒之迷開古聖之旨

梁書武帝紀造

易講疏及六十四卦二繫文言序卦等義樂社義毛詩

答問春秋答問尚書大義中庸講疏孔子正言老子講

次定日事全書
御定子史精華
十二

疏凡二百餘卷並

王侯朝臣皆奉表質疑高祖皆為解釋

紉素

梁書昭明太子

傳遍該一殫極丘墳

滕帙見京師莫比

梁書沈約傳聰明過人好

墳籍聚書至二

率多異本

梁書任昉傳昉墳籍無所不

萬卷

昉卒後高祖使學士賀縱共沈

官所無者就家

約勘其書目官所無者就昉家取之

取之上與沈約任昉家書相埒

梁書王僧孺傳僧孺好墳籍聚書至萬餘卷率

多異本

劉畧班藝虞志荀錄

梁書王僧孺傳除尚書儀曹郎遷治

書侍御史出為唐令初僧孺與樂安任昉遇竟陵王西

邸以文學友會及是將之縣昉贈詩其畧曰

伊昔有懷交相欣勗下帷無倦升高柱下之

有屬嘉爾晨燈惜余夜燭其為士友推重如此

言

陳書馬樞傳貴爵位者以巢由為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為管庫求名實則芻芥

批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然支父有汲郡讓王之介嚴子有傲帝之規千載美談所不廢也

孔堂玉箱金板

陳書江提親察傳論九流七畧之書名山石室之紀

之文莫不窮研旨與遍探坎井

豈可以此充食一朝無食其子啟欲以

班史質錢答曰寧餓舒被覆書

南史丘巨源傳虞蘇少好學居貧屋漏恐濕墳

典乃大濕時人以比高鳳

衆文經士儒生比衆經文字

義類相從凡四萬採諸經史該洽古義

帝禮愛儒生好

覽史傳以劉向所撰新序說苑於經典正義多有所闕乃撰新集三十篇

焚閉房記

魏書孝武帝紀詔曰圖識之興起於三季既非經國之典徒為妖邪所憑自今圖識祕緯

及名為孔子閉房

記者一皆焚之

百家要事以類相從魏書宗室暉等

集儒士崔鴻等撰錄

二百七十卷上起伏羲迄於晉宋凡十四代暉疾篤表

上代京圖籍莫不審正魏書高詮傳謚以墳典殘缺奏

之魏書李先傳太祖問先

主之所好集亦不難曰天下書籍凡有幾何

朕欲集之如何可備對曰伏羲創制帝王相承以至於

今世傳國記天大祕緯不可計數陛下誠欲集之嚴制

天下諸州郡縣搜索備送魏書

太祖於是班制天下經籍稍集老莊矯誣

傳性不好之書每讀不過數十行輒棄之曰此

之說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聘習禮仲尼所師

豈設敗法之書以亂先王之教表生所
謂家人筐篋中物不可揚於王庭也
物祖如書劉惔

賦頌及諸文筆見稱於時又撰諸
器物造作之始十五卷名曰遇新異之書殷勤求

訪起書常景傳或復質買不問價之貴賤必以得為期炳

於東序光於麟閣起書徐惠府傳惠尉既八東觀見典籍

幽贊人經參天貳地憲章典故述遵鴻猷故易曰觀乎

天天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則六經百氏

圖書祕籍乃承天之正術治人之貞範是以溫宗疏遠

詩書之教恭儉易良禮樂之道人象以精微為神春秋

以屬辭為化故大訓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斯實大

平之樞宗勝殘之要道有國之靈基帝王之盛業安上

靖民敦風美俗其在茲乎及秦棄學術禮經泯絕漢興

求訪典文載舉先王遺訓燦然復存暨光武撥亂日不

暇給而入洛之書二千餘兩魏晉之世尤重典墳收亡
集逸九流咸備觀其鳩閱史篇訪購經論紙竹所載畧
盡無遺巨學闢通儒思不及遠徒徇章句片義無立而
慈造曲覃厠班祕省忝官承乏惟書是司而觀閣舊典
先無定目新故雜糅首尾不全有者累帙數十無者曠
年不寫或篇第禡落始末淹殘或文壞字誤謬爛相屬
篇目雖多全定者少臣今依前逖臣虛昶所撰甲乙新
錄欲裨殘補闕損併有無校練句讀以為定本次第均
寫永為常式其省先無本者廣加推尋搜求令足然經
記浩博諸子紛綸部帙既多章篇紕繆當非一二校書
歲月可了今求令四門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祕
書省專精校考參定字義如蒙聽許則典文允正羣書
大集詔入洛二千餘兩見永嘉舊本

起書徐道明傳知
陽平館陶趙世業

許之

大集詔入洛二千餘兩見永嘉舊本

起書徐道明傳知
陽平館陶趙世業

家有服氏春秋是晉世
一一一遺明乃往讀之
手自補治躬加題帖

起書李
宗典傳

業興愛好墳籍鳩集不已
所有垂將萬卷覽讀不息多有異聞諸儒服其淵博敘

為世譜

周書明帝紀幼而好學博覽羣書善屬文詞彩

於麟趾殿刊校經史又摭採衆書自義農象經周書武

制一集成集赤軸青紙
百僚講說
武入閣收其圖籍府藏所有纔分為三品
楊帝即位秘

四千卷
閣之書限寫五十副本
細瑠璃軸下品漆軸於東都觀大殿東西廂構屋以貯

之東屋藏甲乙
道聽塗說靡不畢紀
西屋藏丙丁

也傳載輿人之頌詩美詢於芻蕘古者聖人在上史為

書替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而庶人謗孟春

徇木鐸以求歌謠巡省觀人詩以知風俗過則正之失則改之
觀事道方愿以詔辟忌以知地俗而職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而觀衣物是也
五厄
隋書牛氏傳開皇初遷授散騎常侍秘書監屢以典藉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經籍所興由來尚矣久畫聲於庖犧文字生於蒼頡聖人所以廣宣教導博通今古揚於天庭肆於時夏故堯稱至聖猶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尚觀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武王問黃帝顓頊之道太公曰在丹書是知握符御歷有國有家者曷嘗不以詩書而為教因禮樂而成功也昔周德既衰舊經素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廣易道治國立身作範垂法及秦皇馭寓吞滅諸侯任用威力事不師古始下焚書之令行偶語之刑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本既先亡從而顛覆臣以

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因河據洛跨秦帶趙論
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
收其圖籍五經于史統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
皆偽之盛莫過二秦以此而論足可明矣故知衣冠軌
物圖畫記注播遷之餘皆歸江左晉宋之際學藝為多
齊梁之間經史彌盛宋秘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畧撰為
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為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
景渡江破滅梁室祕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
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
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故江表圖書
因斯盡萃於繹矣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
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
日不服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闕右戎車未息保定之
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
採訪驗其本目殘缺猶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
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書單本合一

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為少臣以經書自仲尼以後迄於當今年踰千載數遭一一興集之期屬膺聖世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君臨區宇功無與二德冠往初自華夏分離彝倫攸斁其間雖霸王遞起而世難未夷欲崇儒業時或未可今土宇邁於三王民黎盛於兩漢有人有時正在今日方當大興文教納俗升平而天下圖書尚有遺逸非所以仰協聖情流訓無窮者也臣史籍是司寢興懷懼昔陸賈奏漢祖云天下不可馬上治之故知經邦立政在於典謨矣為國之本莫此攸先今祕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然士民殷雜求訪難知縱有知者多懷愼惜必須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臻觀閣斯積重道之風起於前世不亦善乎伏願天監少垂照察上納之於獻書是下詔獻書一卷資緣一匹一二年間篇籍稍備獻書

一卷賚縑一匹

上見

取方月數用比星周

周書潘徽傳上柱國太尉揚州

總管晉王握珪璋之寶履神明之德隆化讚傑藏用顯
 仁地居周邵業冠河楚允文允武多才多藝戎衣而寵
 闕塞朝服而掃江湖收杞梓之才闕康莊之館加以佃
 漁六學網羅百氏繼稷下之絕軌弘泗上之淪風蹟無
 隱而不採事有難而必綜至於采標錄錯華垂丹篆刑
 名長短儒墨是非書圖翰林之域理窟談叢之內謁者
 所求之餘侍醫所校之逸莫不澄涇辨渭拾珠棄蚌以
 為質文遞改損益不同明堂曲臺之記南宮東觀之說
 鄭王徐賀之答崔譙何庾之論簡牒雖盈菁華蓋鮮乃
 以宣條暇日聽訟餘晨娛情窺寶之鄉凝相觀濤之岸
 總括油素躬披紺縹芟蕪刈楚振領提綱去其繁雜振
 其指要勒成一家名曰江都集禮凡十二帙一百二十
 卷

之義存焉人倫之紀備矣

軍國

家書多祕閣

北史魏宗室

晏得晏好集

圖籍

一 一 一 一 一

諸有假借

七誘十醉

此史陸侯傳曄擬急就篇為悟

咸不逆其意亦以此見稱

蒙章及

一 一 一 一 一 章表

創立簿籍據闕添寫

舊唐書大

數十篇按曄侯曾孫

月戊辰朔御史臺奏秘書省管新舊書五萬六千四百

七十六卷長慶二年已前並無文案太和五年以後並

不納新書

今請

一 一 一 一 一 卷數逐月申臺從之

三教珠英

舊唐書張易之傳詔昌宗撰

一 一 一 一 一 於內乃引文學之士李嶠閻朝隱徐彦伯張說

宋之問崔湜富嘉謨等二十六人分門撰集成一千三

百卷

朝廷所修皆總知其事

舊唐書許敬宗傳初高祖

上之修者頗多詳直敬宗又輒以已愛憎曲事刪改論者尤

之然自貞觀以來一 一 一 五代史及晉書東殿新書

西域圖志文思博要文館詞林眾壁瑤山玉彩為文選

姓氏錄新禮一 一 一 一 前後賞賚不可勝紀

紀為文選

學者本之於憲

舊唐書曹憲傳所撰文選音義甚為當時所重初江淮間

一又有許淹李善公孫羅復相繼

表獻海內華夷圖

唐

以文選教授由是其學大興於代

書賈耽傳至十七年又誤成海內華夷圖及古今郡國

縣道四夷述四十卷表獻之曰臣聞地以博厚載物萬

國綦布海以委輸環外百蠻繡錯中夏則五服九州殊

俗則七戎六狄普天之下莫非王臣昔母丘出師東銘

不耐甘英奉使西抵條支奄蔡乃大澤無涯闕賓則懸

度作險或道理回遠或名號改移古來通儒罕遍詳究

臣弱冠之歲好聞方言並任之辰注意地理究觀研考

垂三十年絕域之北隣異蕃之習俗梯山獻琛之路乘

舶來朝之人咸究其源流訪求其居處閭閻之行賈

我貊之遺老莫不聽其言而報其要問閭之瑣語風謠

之小說亦收其是而芟其偽然殷周以降封畧益明承

歷數者八家渾區宇者五姓聲教所及惟唐為大秦皇

罷侯置守長城起於臨洮孝武却地開邊障塞限於雞
鹿東漢則哀牢請吏西晉則裨離結轍隋室列四郡於
卑和海西創三州於扶南江北遼陽失律因而棄之高
祖神堯皇帝誕膺天命奄有四方太宗繼明重熙柔遠
能通踰大磧通道北至仙娥於骨利幹置元闕州高宗
嗣守丕績克廣前烈造單車齎詔西越蔥山於波剌斯
立疾陵府中宗復配天之業不失舊物睿宗合先天之
量惟新永圖明皇以大孝清內以無為理外大宛驢騾
歲充內廐與貳師之窮兵黷武豈同年哉肅宗掃平氛
祲潤澤生人代宗剷除殘孽曩倫攸敘伏惟皇帝陛下
以上聖之姿當太平之運敦信明義履信包元惠養黎
蒸懷柔遐裔故瀘南貢麗水之金漠北獻余吾之馬元
化洋溢率土霑濡臣幼切磋於師友長趨侍於軒墀自
揣孱愚叨榮非據鴻私莫答夙夜兢惶去興元元年伏
奉進止令臣修撰國圖旋即充使魏州汴州出鎮東洛
東都間以衆務不遂專門績用尚虧憂愧彌切乃力竭

哀病思殫所聞見聚於丹青謹令工人畫海內華夷圖
一軸廣三丈從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別章甫
左衽莫高山大川縮四極於纒綯分百郡於作績宇宙
雖廣舒之不盈庭舟車所通覽之咸在目并撰古今郡
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中國以禹貢為首外夷以班史
發源郡縣紀其增減蕃落敘其衰盛前地理書以黔州
屬西陽今則改入巴郡前西戎志以安國為安息今則
改入康居凡諸疎舛悉從釐正隴西十地播棄於永初
之中遼東樂浪陷屈於建安之際曹公棄陜北晉氏遷
江南緣邊累經侵盜故墟日致堙毀舊史撰錄十得二
三今書搜補所獲大半周禮職方以淄時為幽州之浸
以華山為荊河之鎮既有乖於禹貢又不出於淹中多
聞闕疑詎敢編次其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題以朱今
古殊大執習簡易臣學謝小成才非博物伏波之聚米
開示衆軍節侯之圖書方知阨塞金慕前哲
嘗所寄心輒罄庸陋多慚紕繆優詔答之
取周禮六

官所職撰分門書

舊唐書杜佑傳初開元末劉秩採經史百家之言

一三十五卷號曰政典大為時賢稱賞房瑄以為才過劉更生佑得其書尋味厥旨以為條目未盡因而廣

之以開元禮樂書聖賢家誠舊唐書房玄齡傳玄齡成二百卷號曰通典嘗誡諸子以驕奢沈溺

必不可以地望凌人故集古今一書於屏風令各取一具謂曰若能留意足以保身成名

瑤山往則維城前軌舊唐書裴光庭傳開元十七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

無御史大夫無幾遷黃門侍郎依舊知政事從巡五陵迴拜侍中無吏部尚書又加弘文館學士光庭乃撰

五百匹上令皇太子已下於光順門與光庭相見以重其諷誠續春秋傳舊唐書裴光庭傳光庭入引寄安丞

之意李融拾遺張琪著作左郎司馬利賓

等令直鴻文館撰一上表請以經為御撰而光

筆削於李融沂公史例舊唐書田宏正傳宏正樂聞前

書竟不就代忠孝立功之事於府舍起書

樓聚書萬餘卷視事之隙與賓佐講論古今言行可續

王儉七志舊唐書馬懷素傳是時秘書省典籍散落條

儉七志已後著述其數盈多隋志所書亦未詳悉或古

書近出前志闕而未編或近人相傳浮詞鄙而猶記若

無編錄難辨淄澠望括檢近書篇目并前志所遺者

知章等分部撰錄并施架排次大加搜寫舊唐書諸無

刊正經史粗創首尾施架排次大加搜寫量傳無量以

內庫舊書自高宗代即藏在宮中漸致遺逸奏請繕寫

刊校以弘經籍之道明皇令於東都乾元殿前一一

充備仍引公卿以下入殿前令縱觀焉
吳氏西齋書

目錄其卷第號
舊唐書吳兢傳兢家聚書頗多嘗御府不逮
舊唐書韋述傳

家聚書二萬卷皆自校定鈐契雖一也無古今
朝臣圖歷代知名人畫魏晉已來草隸真跡數百卷古

碑古器藥方格式錢譜璽譜之寫宣
舊唐書王起傳起類當代名公尺題無不畢備
文集一百二十卷

五緯圖十卷
十卷起侍講時或僻字疑依春秋著
事令中使口宣即以榜字對故名曰寫宣

元經依家語為中說
舊唐書王勃傳祖通隋蜀郡司戶書佐大業末棄官歸以著書講學

為業
體例自獲麟後歷秦漢至於後魏一紀年之書謂之
又孔子一揚雄法言例一客主對

答之說號曰
梵本經論六百餘部
舊唐書西戎天皆為儒士所稱
三國傳貞觀十

年沙門元奘至其國將

四部圖籍

唐書百官志祕書郎三人從六品上

掌三日貯凡課寫功程皆分判校書郎十人正九品上

正字四人正九品下掌

讐校典籍刊正文章

正副貯

見以古文字參定同異

唐書韓王元嘉傳少好學藏書

文句詳正祕府不及

唐書

至萬卷皆

韓王元嘉傳時籍沒者衆惟沖謨家書為多皆

括

地志分計州郡繙緝疏錄

唐書濮恭王泰傳司馬蘇最勸泰延賓客著書如古賢王

泰乃奏撰於是引著作郎蕭德言秘書郎顧

記室參軍蔣亞卿功曹參軍謝偃等撰次衛尉供帳光

祿給食士有大學者多與而貴游子弟更相因藉門若

市然泰悟其過欲速成乃

五十篇歷四蕃成詔

採古今禮要為書

唐書段文昌傳疏爽任義節不

為醒齋小行節度使裴胄禮之胄

手自讎定

唐書蘇弁傳弁

聚書至二萬卷

募周六官事歸於職

唐書韋述傳先是詔

當時稱與祕府埒

修六典徐堅構意歲餘歎曰吾更修七書而六典歷年未有所適及蕭嵩引述撰定述始

制遂定

現

黃墨精謹

唐書韋述傳述典掌圖書餘四十年任史官二十年蓄書二萬卷皆

手校定

內祕書不逮也

李書樓

唐書李璣傳璣好學家有

古草隸帖祕書古器圖譜無不備

書至萬卷世號

所著

藏必三本

唐書柳仲郢傳家有書萬卷所

文章及註解諸書傳甚多

手鈔六經司馬遷班固范蔚宗史記一鈔魏晉及南北朝

史再入類所鈔他書凡三十篇號柳氏自備旁錄仙佛書甚衆皆指小精真無行字柳氏自備上見

金鏡舉要

唐書令狐綯傳知制誥入翰林為學士它夜召與論人間疾苦帝出書曰太宗所著

也卿為我其綯語曰至治未嘗任不肖至亂未嘗任賢任賢享天下之福任不肖罹天下之禍帝曰善朕讀此嘗三復乃已綯再拜曰陛下必欲興王業捨此孰先詩曰惟其有之是以必欲興

十金易一

筆百金償一篇

唐書鍾傳傳以彭玕為吉州刺史玕通左氏春秋嘗募求西京石經厚賜以

金揚州人至相語曰士人多往依之

桂苑珠叢

唐書曹憲

傳於小學家尤邃自漢杜林衛宏以後古文亡絕至憲復興場帝令與諸儒譔正文字又註廣雅學者推其該矣朽蟬斷時大籍盈漫皆藏於祕書

紛外懷素建白願召閫外春秋宋史李璣傳璣幼好學宿學巨儒就校繆缺

會唐莊宗屬募勇士即應募與周祖等十人約為兄弟

周祖與璣情好尤密嘗造璣見其危坐讀書因問所讀

何書璣曰此一所謂以正守國以奇

用兵較存亡治亂記賢愚成敗皆在此也良產宋史

傳字漁仲興化軍莆田人同郡林寔字時隱擢政和進

士第博學深象數與樵為金石交林光朝嘗師事之聚

書數千卷皆自校讐謂子識以玉章元史仁宗紀遣使

孫曰吾為汝曹獲一矣識以玉章元史仁宗紀遣使

命一刻印一墨莊元史申屠致遠傳聚羣玉策府穆天

辛卯天子北征東還乃循黑水癸已至於一之山容

氏之所守曰羣玉田山知阿平無險四徹中繩先王之

所謂一注言往古帝王以為藏典冊法書焦氏易林

書冊之府所謂藏之名山者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子史精華
三

藏在宛委金簡

吳越春秋禹傷父功不成循江浙河盡濟甄淮乃勞身焦思以行七年聞樂不

聽過門不入冠挂不過履遺不躡功未及成愁然沈思乃案黃帝中經歷蓋聖人所記曰在於九山東南天柱

號曰一一赤帝在闕其巖之巔承以文玉覆以磐石其書一一青玉為字編以白銀皆璆其文禹乃東巡登衡

嶽血白馬以祭不幸所求禹乃登山仰天而嘯因夢見赤繡衣男子自稱元夷蒼水使者閭帝使文命於斯故

來候之非厥歲月將告以期無為戲吟故倚歌覆金之山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於黃帝巖嶽之下

三日庚子登山發石金簡之書存矣禹退又齋三日庚子登宛委山發金簡之書案金簡玉字得通水之理

青玉為字編以白銀上益記

吳越春秋遂巡行四瀆與益夔共謀行到名山太澤

召其神而問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鳥獸昆蟲之類及八方之民俗殊國異域土地里數使一疏而一之故名

之曰山傳書猶窗牖王充論衡開戶內日之光日光不

海經一經之說猶日明也助以一言之言令人曉明非徒窗牖之開日光之照也也百家菜果甘

甜蜜酪辛苦王充論衡俗好高古而稱所聞前人樂於

居千石官富於積猗頓財王充論衡故曰玩揚子雲之

山之書素丞相之跡存於新論王充論衡孔子不

春秋然則桓君山者也最殘王屑王充論衡古今作書

之實傳達聖人質故謂之比之故緯書荀悅

曰最殘滿車不成為道玉屑滿筐不成為寶中鑒

世稱仲尼之作也臣悅叔父故司空爽辨之載數

車於王粲

張華博物志蔡邕有書萬卷漢末年

字中皆挾風霜

洪

西京雜記淮南王安著鴻烈二十一篇鴻大也烈明也

言大明禮教號為淮南子一曰劉安子自云

為一出入字直千金孫子言刑名事亦謂

書倉

王嘉拾遺記曹曾魯人也天下名書上古以來文策訛落者曾皆刊正垂萬餘卷及國難既夷

收天下遺書於曾家連車繼軌輸於王府曾慮先文湮沒乃積石為倉以藏書故謂曹氏為充箱

照軫

別認文心雕龍迄至魏晉作者間出譚言兼存瓌語必錄類聚而求亦

受龍圖

作握河記

郡道元水經注粵在伏羲受龍馬圖於河八卦是也故命歷序曰河圖帝王之階圖載江

河小川州界之分野後堯壇於河

埋經歲久編章

連虞舜夏商咸亦受焉

稀絕

脚道元水經注穆天子竹書及山海經皆一一書策落次難以輯綴後人假合多差

速意

至若訪地脈川不與石室積卷北有層山山甚靈

經符

驗程準途故自無會

石室積卷

北有層山山甚靈

秀山

峰之上立石數百丈亭亭桀豎競勢爭高遠望參

麥若

攢圖之托霄上其下層巖峭舉壁岸無階縣巖之

中多

一馬室中若有矣而觀天下書未徧不得

世士

罕有津逮者因謂之積書巖

妄下雌黃

顏氏家訓以為非此以為是或本同末異或兩文皆

欠不可偏

黃卷

宋初筆記古人寫書盡用黃紙故謂之

睿吾識

宋初正記今華

信一隅也

黃卷

宋初筆記古人寫書盡用黃紙故謂之

睿吾識

宋初正記今華

吾體者

衣冠也

榮吾私者官祿也謹

六籍奴婢

錢希白南都新

吾履者

禮法也

者詩書也

六籍奴婢

錢希白南都新

書劉蕡

精於儒術嘗看文中子忿然言曰才非殆庶擬上

聖述

作不亦過乎客曰文中子於六籍何如蕡曰若以

御定子史精華

三

人望人文中子於六籍猶奴婢之於投餅黃鑑揚大公
郎主也世遂以文中子為黃鑑揚大公
居易作六帖以陶家餅數千各題門目作七層架列置
齋中命諸生采集其事類一倒取之採錄成書故其
所記時代悞書以雌黃塗沈括夢溪筆談館閣新書淨
多無次序本有處
校改字之法刮洗則傷紙紙貼之又易脫粉塗則字不
沒塗數遍方能漫滅惟雌黃一漫則滅仍久而不脫古
人謂之鉛黃蓋何遜春官紀聞
用之有素矣君為武學博士日被旨校正
古書託名

武舉孫吳等七書先君言六韜非太公所作內有考證
處先以稟司業朱服服言此書行之已久未易遽廢也
又疑李衛公對問亦非是後為徐州教授與陳無已為
交代陳云嘗見東坡先生言世傳王氏元經薛氏傳闕
子明易傳李衛公對問皆阮逸著撰逸嘗以學示奉常
公也非獨此世傳龍城記載六丁取易說事樹萱錄載

恐其厚而易壞也此本傳以借人及子弟觀之又別寫一本尤精好以絹素背之號一非已不得見也

葉子

程大昌演然露古書皆卷至唐始為一今書冊也

南遷二友

陸游老學庵筆記東坡在

嶺海間最喜讀陶淵明柳子厚二集謂之

讀宋白尚書王津雜詩有云坐卧將何物陶詩與柳文

則前人盖有與用油拳紙王明清揮麈後錄余家之所

公暗合者矣

曹始畜之至余三世矣書多一一方冊如笏頭青

緣為標字體工拙不一史記晉書或為行書筆墨尤勁

其末用越州觀察使印亦有江氏所題星分綺錯清輝

余在杭州命善書者補其缺未具也

塵餘話至若秘書之建典籍是藏法西苑之王府萃東

壁之靈光凡微言大義之淵源秘錄幽經之浩博貫九

流包七畧四部一萬卷一犀軸禽經洞究物理

牙籤輝耀有燦金匱石室載嚴封鑰

王

野客叢書——止一卷不載所著人名自漢七略隋經籍志唐藝文志本朝崇文書目皆不載觀其——

非常人所為觀埤雅及諸書述禽經所載而今禽經無之尚數十條如鵲以怨望鵲以貪顧雞以嗔視鴨以怒

項雀以猜懼燕以狂野鶯以喜轉鳥以悲啼鵲以饑鳴鵲以潔唳梟以凶叫鵲以愁嘯鵲飛則蜨沉鵲鳴則蚓

結鵲俯鳴則陰仰鳴則晴陸生之鳥味多銳而善啄水生之鳥味多圓而善啞短脚者多伏長脚者多立凡此

在今書皆所不聞以甲乙分十門陶宗儀輟耕錄莊夢

疑禽經非全本塘仕松江府上海縣

青龍鎮嘗為宋秘書小史其家蓄書數萬卷且多手抄者經史子集山經地志醫卜方伎稗官小說靡所不具

書目——瑯嬛福地伊世珍瑯嬛記張茂先博學強記嘗為建安從事游於洞宮遇一人於

途問華曰君讀書幾何華曰華之未讀者則二十年内書蓋有之也若二十年外則華固已盡讀之矣其人論

議超然華顙內服相與驩甚因共至一處大石中忽然有門引華入數步則別是天地宮室嗟峨引入一室中陳書滿架其人曰此歷代史也又至一室則曰萬國志也每室各有奇書惟一室屋宇頗高封識甚嚴有二犬守之華問故答曰此皆王京紫微金真七暎丹書紫字諸祕籍指二犬曰此龍也華歷觀諸室書皆漢以前事多所未聞者如三墳九丘擣杙春秋亦皆在焉華心樂之欲賃住數十日其人笑曰君癡矣此豈可賃地耶命小童送出華問地名對曰一一一一也

御定子史精華卷七十

御定子史精華卷七十一

文學部七

力學

朝益暮習

管子 小心翼翼

不息版

管子 退身不舍

疑今察

古

管子 不知來者視之往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

老子

一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

見歲若月

晏子 靜處遠慮 學問不厭 不知

老之 君子慎所修

晏子 扣氏之壁井里之困也良工修之則為存國之實故

讀書百篇

墨子昔者周公旦朝一夕見七十士

心齋

莊子顏回曰敢問其方仲尼曰

齋吾將語若有而為之其易邪易之者皞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也剗心莊子夫道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剗心莊子夫道者也洋洋乎大哉君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莊子遊伯王子不可以不一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莊子遊伯王也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誦之以非勤志服知莊子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勤志服知莊子惠子曰孔子也若出金石莊子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臂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提襟而肘見納履而鼓琴樂道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

莊子曰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

自樂輟使之然荀子木直中繩輟以為輪其曲中規也參

省乎已荀子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進則知明而行無過矣一躍十

駕荀子騏驎功在不舍金石可鏤荀子鏗而不步真積

力久荀子學至于沒而後止也美七尺之軀荀子小人也入乎耳出乎

口耳之間則四寸耳荀子誦數以通之為其人以貫之思索

易足以荀子誦數以通之為其人以貫之思索

其害者以惡卧燁掌荀子有子而一如蛻荀子君

持養之荀子有子而一如蛻荀子君

効其置顏色出辭氣効無留善無宿問槩括不可不謹

荀子乘輿之輪大山之木也示諸聚括三月五月為猶
轎菜徹而不及其常君子之

王之於琢磨

荀子人之於大學也一一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和之璧

井里之歛也玉人琢之為天子寶

焉可息

荀子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矣願息事君孔子曰詩

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難事君一我然則賜

願息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難事

親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

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難妻子焉可息哉然則

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

難朋友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

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難耕焉可息哉

然則賜無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墉羣如也嗔如也隔如

也此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難跖

也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雞跖齊王之食一也必食

其一數千而後足假長補短呂氏春秋善學者一人將

休不敢休人將卧不敢卧呂氏春秋甯越中年之鄙人

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

達矣甯越曰請以十歲一吾將一吾

將一十五歲返性游心淮南子聖人之學也欲以

而周威公師之一於初而一於虛也

達人之學也欲以通性歲賢愈昨淮南子聖人無止無

於遼廓而覺於寂寞也一昔日一也

注歲賢今歲勝於昔歲所謂止積志委正以趣明師淮南

也愈昨今日勝於昨日無止也一積志委正以趣明師南

子名可務立功可彊成故君子一刀礮玉錯揚子或

一勵節亢高以絕世俗一刀礮玉錯揚子或

益也如質何曰未之思矣夫有一者習是勝非揚子習

一諸有一者一諸不礮不錯焉攸用一習是勝非揚子習

習非之勝是也況一一之一一乎於戲學者審其是而已矣

汲汲皇皇

揚子學之為王者事其已

久矣堯舜禹湯文武一

斧藻其德

揚子吾未見好一一若斧藻其業者

歟希顏

揚子希驥之馬亦驥之乘也一一之人亦顏之徒也

耕道獵德

揚子或曰耕不獲獵

不餐耕獵乎

曰一一而得學海

揚子百川

一一而至於海丘故學山而不至於

道一一而得德是獲餐也

山是故惡

顏苦孔卓

揚子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為樂然亦有苦乎曰一一之也

夫畫也

率馬以驥

揚子或問治已曰治已以仲尼或曰治已以仲尼仲尼奚寡也曰一一不亦可乎

潛心於聖

揚子敢問一一曰昔仲尼潛心於大王矣達之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耳

未達一間

見三年通一經一一揚子古之學者耕且養一一今之學也非獨為之

華藻也又從而繡其鞶繡其鞶帨見金玉琴箏鐘鼓笙

簧

把扑子夫士以三墳為一五典為一一講肆為一

流俗以高蹈軼億代而揚聲以辭飽以義醒見晝競末景夕照餘輝

抱朴子元伯先生者苗在志學固已窮覽六畧旁綜河洛一一義和之一一一望舒之一一一道靡遠而不究

言無微而不測賣薪給紙筆把扑子自叙日伐薪賣之以給柴

火寫書見服先人之義稽仲尼之心文中子余小子獲

人之事帝王之道昭昭乎天心醉六經目營四海六中

遊河間之渚河上丈人曰何居乎斯人也一若一從嚴

欽定四庫全書
新定子史精華
四

揚游泳

文中子尚書召子仕子使姚義往辭焉曰必不

以卒世何患乎得已署我於蜀或曰辭子曰吾得

居近識遠處今知古

文中子

學矣勤勤於述

文中子文中子曰仲尼之述廣大悉備

乎歷千載而不用悲夫仇璋進曰然夫子

行年五十

守學彌惇

國語公問元帥於趙衰對曰卻縠可

德義生民之本也能惇焉者不

不能行也咫聞則多矣

國語文公學讀書於臼季三日曰吾

作懿

戒國語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

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

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
以訓道我在興有旅賁之規位寧有官師之典倚几
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警御之箴臨事有替史之道宴居
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
一以自儆也及其讀書欲睡引錐刺股說秦王書十
沒也謂之叡聖武公讀書欲睡引錐刺股說秦王書十
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之絕去秦
而歸嬴滕履蹻負書擔囊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
色歸至家妻不下紕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
嘆曰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
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
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一自其一血
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簡練以為揣摩上韋編三絕
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考
讀易一一一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

信六藝

史記伯夷傳夫學者載籍極博猶一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

行常帶

經

史記儒林傳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貧無資用常為弟子都養及

時時間行傭賃以給衣食一三年不觀舍園

史記

儒林傳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一董

仲舒一於一其精如此進退晝誦書傳夜觀星宿

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

漢書楚元王傳向為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於經術一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

按向楚元蒲牒寫書漢書路溫舒傳父為里監門使溫

王元孫舒牧羊溫舒取澤中一截以為一

編用實事求是漢書河間獻王傳修學好古一一

注師古曰務得事實每求真是也

下帷發憤潛心大業

漢書董仲舒傳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

一一今後學有所

識亡書三篋

漢書張安世傳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

莫能知惟安世識之具作其事

擔新誦書

漢書朱買臣傳買臣家貧

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

三冬文史足用

漢書東方朔傳年十

賣以給食一束一行且

三學書

一一一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

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

二十萬言凡臣朔

固已誦四十四萬言誦四十四萬言見上唇腐齒落漢書東方朔傳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

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

一一一服膺而不擇

所問非一師

漢書夏侯勝傳勝少孤好學從始昌受高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後事簡卿又從

歐陽氏問為學精究壹奧漢書敘傳皆及告君之門闥

仲舒劉枕經籍書漢書敘傳徒樂究極師

法後漢書卓茂傳元帝時學於長安事博士閉戶講誦

絕人間事後漢書魯恭傳十五與母及丕俱居太學習

稱學士牧豕聽經後漢書承宮傳少孤年八歲為人

數百人宮過息廬下樂其業因就遂請留門下為

拾薪執苦勤學不倦見舍味經籍後漢書郎顗傳光祿

道術清亮自然被當其念至忘所之適後漢書曹褒傳

褐懷寶褻少篤志有大

度結髮傳充業博雅疎通尤好禮士常憾朝廷制度未
備慕叔孫通為漢禮儀晝夜研精沈吟專思寢則懷抱

筆札行則誦習大書

問事不休賈長頭

後漢書賈逵傳自為兒童常在

太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

不自知亡失衣冠顏

隊阮岸

後漢書朱穆傳及壯耽學銳意講誦或時思至

幾不知數馬尾

閉廬精誦

後漢書樂恢傳恢長好經學

穆愈更精篤

恢隨之官不交人物

百家衆氏投間而作

後漢書延篤傳吾

客堂朝則誦義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

尼之春秋夕則消搖內階詠詩南軒

紛紛欣欣分其

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為蓋地之為輿不知世之

有人己之有軀也雖漸離擊筑傍若無人持竿誦經療高鳳讀書不知暴雨方之於吾未足況也

水流麥

後漢書高鳳傳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也少為書生家以農畝為業而專精誦讀書夜不息妻嘗

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而鳳覺妻還怪問鳳方悟之其後遂為名儒乃教

唐山中御軍三十餘年手不捨書

魏志武帝紀注魏書曰是以創造大

業文武並施則思經傳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絃皆成樂章

采招負販挾持經書

魏志王朗傳注魏畧曰董遇字季直性質納而好學與平關中擾亂

與兄李中依將軍段熲投閑習讀其兄笑之而遇不改

三餘

魏志王朗傳注

魏畧曰董遇言讀書百遍而義自見從學者云苦渴無日遇言當以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歲之餘夜

者日之餘陰兩者時之餘也由是百遍義自見上年踰

諸生少從遇學無傳其朱墨者

八十手自校書

蜀志向朗傳朗潛心典籍孜孜不倦

卷於時最多開門接賓誘納後進但講論古義不欣然

干時事以是見稱上自執政下及童冠皆敬重焉

獨笑以忘寢食

蜀志譙周傳周耽古篤學家貧未嘗問

精六經尤善書札頗曉天文而不以留鑽鑿推求畧皆

意諸子文章非心所存不悉徧視也

寓目

蜀志卻正傳正安貧好學博覽墳籍弱冠能屬文

入為秘書吏轉為令史遷郎至令性澹於榮利而

尤耽意文章自司馬王揚班傳張蔡之儔遺文篇賦畢

及當世美書善論益部有者則

覽百家

吳志三嗣主傳孫休銳意於典籍欲

之言尤好射雉春夏之間常晨出夜還唯此時

舍寫畢讀徧吳志闕澤傳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無

亦非復吳下阿蒙吳志呂蒙傳注江表傳曰蒙就學爲志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後魯肅

上代周瑜過蒙言議常欲受屈肅撫蒙背曰吾謂大弟

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習經於桴鼓之間講論於戎

馬之上吳志虞翻傳注翻別傳臣生遇世亂長於折妄

語兒吳志虞翻傳注吳書曰孫策謂翻曰孤昔再至壽

才耳但恨學問不博語議之間有所不及耳孤意猶謂

未耳卿博學洽聞故前欲令卿一詣許交見朝士以

中國左傳癖晉書杜預傳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和

癖頗聚斂預嘗稱濟有馬癖癖有錢癖

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

畫地成圖左右屬目

晉書張華傳華強記

何舞對曰臣有一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對

如流聽者忘倦一帝甚異之時比之

子一簞食瓢飲披閱不倦一晉書安平獻王孚傳孚溫厚廉

處危亡之中一就人借書手刊其謬一晉書齊獻王攸

鮮有過事一然後反之一必一百日習一經一晉書魏舒傳年四

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為高耳舒曰若

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為已榮乎

於是自課一約繩誦書一晉書劉寔傳寔少貧苦

因一而對策升第一賣牛衣以自給然好學

手一博一通古今一年同呂望經籍不廢一晉書周續傳光祿大

夫劉寔寒苦自立終

始不衰

默識其要

晉書阮瞻傳瞻字千里性清虛寡欲自得於懷讀書不甚

研求而

帶經而農

晉書皇甫謐傳居貧躬自稼穡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

書淫

晉書皇甫謐傳耽玩典籍就帝借書
晉書皇甫謐忘寢與食時人謂之
晉書紀瞻傳瞻性靜默少公事

車書與之

帝送一

手自抄寫
晉書紀瞻傳瞻性靜默少公事

之暇輒讀五經

晉書揚方傳初為郡鈴下從師受書不

覺日暮

晉書王承傳有犯夜者為吏所拘承問其故答曰承曰鞭撻甯越以立威

名非政化之本

囊螢照書

晉書車氏傳太守王胡之名使人送令歸家
知人見之於童幼之中謂其

父曰此兒當大興卿門可使專學益恭勤不倦博學多通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一盛數十一火以一以

夜繼味義根

晉書劉敏元傳好星歷陰陽術數潛心易學而不好讀史常謂同志曰誦書當

一何為費功於浮詞之文易者義之一門七業

晉書劉敏元傳有

源而為理之門能明此者即吾師也

折蒲學

書忘而失羊

晉書王育傳王育字伯春京兆人也少孤貧為人傭牧羊每過小學必歔歔流涕時

有服即

鑽堅研微

晉書虞喜傳及之勤處靜味道無風塵之

志巧食誦詩

晉書王歡傳安貧樂道專精耽學不營產業常

方伯若素士

晉書符朗載記及為一有息鞍披覽投

戈吟咏

宋書禮志昔魏武身親甲冑務在志為之逸腸

為之抽

齊書王僧虔傳見諸元一書轉誦數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尚未

敢輕

諫事

齊書陸澄傳儉在尚書省出巾箱執案雜服

言

師令學士

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

物澄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

酬據精悉一座稱服

各數條并奪物將去按儉王儉

齊書崔慰祖傳國子祭酒沈約吏部郎謝朓嘗於吏部

省中賓友俱集各問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

口吃無華辭而一使班馬復生無以過此班馬復生無以過

之朓嘆曰假使班馬復生無以過此

此上織簾誦書口手不息

齊書沈麟士傳麟士少好學

累牀誦書

齊書徐伯珍傳少孤貧書竹葉及地學書山

水暴至漂溺宅舍邨隣皆奔走伯珍一而

不輟

讀書隨月握卷升屋

齊書江泌傳泌少貧晝日

不輟

斫薪夜

光

耕耘雅業

梁書武帝紀建國君民立教為首不學將落嘉植靡由朕肇基明命光宅區宇雖

貴遊

一傍闡甄文而成器未廣志本猶闕非所以鎔範

納諸軌度

思欲式敦讓齒自家刑國今聲訓所漸

戎夏同風

宜大啟庠黻博延胄子務彼詩癖

十倫明此三德

使陶鈞遠被微言載表詩癖

題詩其序云余七歲有

一長而埃塵滿席寂若無人

不倦然傷於輕艷當時號曰宮體

梁書武帝紀雅好

遊而篤志好學每虛室獨坐遊心墳索而

一

各疏所憶少帝三事

梁書沈約傳約嘗侍譙值豫

栗事多少與約

一

前不讓即蓋死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

一

止手自讎校

梁書南平王偉傳世子靜字安仁有美名

疏為宗室後進有文才而篤志好學既內

一

御定子史精華

二

足於財多聚經史散諸君進止威儀當問范長頭

梁書范岫

傳文惠太子之在東宮沈約之徒以文才見引岫亦與焉岫文雖不建約而名行為時輩所與博涉多通尤悉

魏晉以來吉凶故事約嘗稱曰范公好事該博胡廣無以加南鄉范雲謂人曰

岫多識前坐睡梁懸枝梧錐握

梁書陸倕傳折高戴於后臺異鄒顏乎董愷採

三詩於河間訪九師於淮曲術兼口傳之書苑園經

籍遊息文藝

梁書裴子野傳家傳素業世習儒史

所寫既畢諷

誦亦通

梁書王僧孺傳家貧常傭書以養母

建武初有詔舉士揚州刺史始安王

遙光表薦秘書丞王暕及僧孺曰前候官令東海王僧

孺年三十五理尚棲約思致悟敏既筆耕為養亦傭書

成學至乃照螢映雪編蒲緝柳先言往行人物雅俗甘泉遺儀南宮故事盡地成園抵掌可述豈直鼷鼠有必

對之辨竹書無落簡之謬訪對不休質疑斯在

上見
年少何乃不廉

書

朱昇傳遜治五經尤明禮易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奕書算皆其所長年二十詣都尚書令沈約面試之因戲昇曰卿————昇遂巡未達其旨約乃曰天下惟有大藝慕書卿一時將去可謂不廉也坐策

經史十事對九

沈約命駕造焉於一一顯一一顯

至十也顯問其五約對其二陸倕聞之嘆曰劉郎可謂

差人雖吾家平原諸張壯武王粲謁過於裴顧伯喈必無此對其為名流推賞如此

梁書列
顯傳顯

與河東裴子野南陽劉之遴吳郡顧協連職禁中遞相
師友時人莫不慕之顯博聞強記一一一時魏人獻

古器有隱起字無能識者顯案文讀之無經史笥

梁書許懋

傳永元中轉散騎侍郎兼國子博士與司馬裴

以杖自

擊

梁書沈峻傳沈峻字士雋吳興武康人家世農夫至峻好學與舅太史叔明師事宗人沈麟士門下積年

晝夜自課時或睡寐輒

耕耘樵採懷書自隨

梁書孔子祛傳少孤

貧好學

常通經術

投紙數不登則不休息

間則誦讀勤苦自勵遂通經術

梁書袁峻傳峻早孤篤志好學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日五十紙

燎

麻炬從夕達旦

梁書劉峻傳峻好學家貧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

時或昏睡

燕其髮既覺復讀終夜不寐其精力如此齊永明中從桑乾得還自謂所見不博更求異書聞京師有者必往

祈借崔慰祖

謂之書淫 取二書尋檢一如香言

梁書劉杳傳約又云何承天纂文奇

博其書載張仲師及長頸王事此何出杳曰仲師長尺

二寸唯出論衡長頸是毗騫王朱建安扶南以南記云

古來至今不死約即一以瓜鎮心陳書鄭灼傳常蔬食講授多苦

心熱若瓜時輒偃卧一我常目耕南史王韶之傳

一起便誦讀其篤志如此

嘗三日絕糧而執卷不輟家人謂之曰學府南史傅昭

困窮如此何不耕答曰一一耳

今尤善人物魏晉以來官宦簿伐姻通鐘鳴為限南史

內外舉而論之無所遺失世稱為一

孚傳仲孚靈鞠從孫也少好學讀書常以然糠自照南史

中宵一一一靈鞠常稱為千里駒也

顧歡傳家世寒賤父祖並為農夫歡獨好學鄉中有學

舍歡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然松

欽定四庫全書

新定子史精華
卷七十一

十三

節讀書或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

魏書宗室暉業傳暉業少

險薄多與寇盜交通長乃變節涉子史亦頗屬文而慷慨有志節歷位司空太尉加特進領中書監錄尚書事齊文襄嘗問之曰比何所披覽對鳩集圖籍萬有餘卷

魏書宗室延明傳延明既博極羣書兼有文藻

王彥等並以才學令望有名於世雖風流造次不及熙或而稽古淳篤過之年過七十手執

經書刊定乖失

魏書張袞傳袞一愛好人物善誘無倦

士類以十猶通六

魏書李先傳太祖曰卿既宿士屢歷名官經學所通何典為長先對曰臣

才識愚闇少習經史

夢共鬼爭義

魏書崔浩傳浩又上五寅元歷表曰太宗

即位元年勅臣解急就章孝經論語詩尚書春秋
周易三年成訖復詔臣學天文星厯易式九宮無不
看至今三十九年晝夜無廢臣稟性弱劣力不及健
婦人更無餘能是以專心思書忘寢與食至乃

一遂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始知古人有虛有實妄語者
多真正者少自秦始皇燒書之後經典絕滅漢高祖以

來世人妄造厯術者有十餘家皆不得天道之正大悞
四千小悞甚多不可言盡臣慙其如此今遭陛下太平

之世除偽從真宜改誤厯以從天道是以臣前奏造厯
今始成訖謹以奏呈惟恩省察以臣愚術宣示中書博

士然後擔笈負書千里就業魏書高允傳性好文學博通經

史天文術數尤白首彌勤魏書趙逸傳性好墳典

好春秋公羊白首彌勤
所著述詩賦銘
頌五十餘篇
兵難之間講誦不廢魏書宋繇傳雅好

書不求身後之名但異見異聞心之所願是以致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為聲名勞七尺也此乃天性非為力強異見異聞心之所願上豈為聲名勞七尺上見知真師所

在

魏書徐遵明傳徐遵明字子判華陰人也身長八尺幼孤好學年十七隨鄉人毛靈和等詣山東求學至

上黨乃師屯留王聰受毛詩尚書禮記一年便辭聰詣燕趙師事張吾貴吾貴門徒甚盛遵明伏膺數月乃私謂其友人曰張生名高而義無檢格凡所講說不恆吾心請更從師遂與平原田猛畧就范陽孫買德受業一年復欲去之猛畧謂遵明曰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業千里負帙何去就之甚如此用意終恐無成遵明曰吾今始詣平原唐遷納之居於蠶舍讀孝經論語毛詩尚書三禮不出門院凡經六年不出門院凡經六年上見丈夫時彈箏吹笛以自娛慰

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

魏書李謐傳每日遂絕跡

下帷杜門却掃棄產營書手自刪削卷無重複者四千有餘矣猶括次專家搜比讜議隆冬達曙盛暑通宵雖

仲舒不窺園君伯之閉戶高氏之遺夏月坐板牀隨樹

漂張生之忘食方之斯人未足為喻陰諷誦魏書自叙收字伯起小字佛助年十五頗已屬

藝自達榮陽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慚遂折節讀書讀書一精一力一不一輟一欲一與一揚一子一雲一周一旋一

北齊書司馬子如傳好讀以文華顯大方經注揚雄蜀都賦每

云我一應奉五行俱下彌衡一覽便記今復見之

裴生

北齊書裴諷之傳常從常景借書百卷十許日便近景疑其不能讀每卷策問應答無遺景嘆曰

於一矣

日思誤書更是一適

北齊書邢邵傳

有書甚多而不甚警校見人校書常笑曰何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遍焉能始復校此

一妻弟李季節才學之士謂子才曰世間人多不聰明思誤書何由能得子才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勞讀書按

邵字遊宴之中卷不離手

北齊書劉逖傳逖遠離鄉家倦於羈旅發憤自勵專精讀

書晉陽都會之所霸朝人士攸集咸務於宴集逖在

通夜不歸其識錞于周書斛斯徵傳樂有錞于者近代

好學如此絕無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

以徵見之曰此也衆勿之信徵遂依干寶周禮注

旬月不窺戶牖

周書宇文測傳測性沉密燭燼夜有數

升

周書呂思禮傳思禮好學有文才雖務兼軍國而手不釋卷晝理政事夜則讀書令蒼頭執燭

一 據鞍讀書

周書樊深傳性好學老而不怠朝暮還往常至馬驚墜地損折支體終亦

不改後除

自杖

隋書皇甫績傳績三歲而孤為外祖章國子博士

孝寬所鞠養嘗與諸外兄博奕孝寬以

其惰業督以嚴訓慙績孤幼特捨之績嘆曰我無庭訓養於外氏不能克躬勵已何以成立深自感激命左右

涕於

是三十孝寬聞而對之流

學窮書圃

隋書文學傳序永明天監之際

太和

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於時作者濟陽江

淹

吳郡沈約樂安任昉濟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鉅鹿

魏伯

起等並一一思極人文得綵鬱於雲霞逸響

振於

金石英華秀發波瀾浩蕩筆有餘力詞無竭源方

諸張

蔡曹王亦書無不可讀者隋書王頴傳少好遊俠

各一

時之選也書無不可讀者年二十尚不知書為其

凡願所責怒於是感激始讀孝經論語晝夜不倦遂讀

左傳禮易詩書乃嘆曰一一一一一勤學累載遂過

通五經究其旨趣問一知二山詔問蹟曰何處有羊腸

大為儒者所稱問一知二山詔問蹟曰何處有羊腸

坂蹟對曰臣按漢書地理志上黨壺關縣有羊腸坂帝

曰不是又答曰臣按皇甫士安撰地書云太原北九十

里有羊腸坂帝曰是也因謂牛手抄八千餘紙北史崔

弘曰崔祖濬所謂一一一一一手抄八千餘紙北史崔

諫少與太原王延業俱為著作佐郎監典校書後為青

州司馬賊圍城二百日長諫讀書不廢凡一一一一

一天文律歷醫方卜相風角鳥言居無二業北史盧景

廡不問解按長諫名慙崔黃子居無二業北史盧景

專經為學居拒馬河將一老婢作食妻子不自隨累旬

從又避地大寧山不營世事一一一一一唯在注解

不鹽櫛舊唐書虞世南傳世南性沉靜寡欲篤志勤學

少與兄世基受學於吳郡顧野王經十餘年精

思不倦或一
南得已之意入同郡沙門智永善王羲之書世南師焉

妙得口誦補缺舊唐書蔣又傳上嘗登凌煙閣見左壁頽刺文字殘缺每行僅有三五字命錄

之以問宰臣宰臣遽受宣無以對即令召入至對曰此聖歷中侍臣圖贊臣皆記憶即於御前一以其一

不失一字上嘆曰虞世南暗寫列女傳無以加也燃木葉照書舊唐書柳瑒傳瑒少孤貧好學

僻居林泉畫則採樵夜則一一以一一故事問高仲舒舊唐書高叡傳子仲舒博通經史尤

明三禮及話訓之書神龍中為相王府文學王甚敬重之開元中累授中書舍人侍中宋璟中書侍郎蘇珏每

詢訪故事焉時又有中書舍人崔琳深達政理璟等亦禮焉嘗謂人曰一一一一今事問崔琳則又何所

疑書癡舊唐書竇威傳威家世勲貴諸昆弟並尚武藝而威耽玩文史介然自守諸兄哂之謂為一一

矣

書空地

舊唐書劉仁軌傳劉仁軌汴州尉氏人也少恭謹好學遇隋末喪亂不遑專習每行坐所在輒

博涉文史

由是冠履詩禮畋獵史傳

舊唐書王方慶傳大

室其為計者在乎修德一異跡按此係方慶父弘直諫

漢王元諒

李書樓

舊唐書李磎傳磎自在臺省聚書口

舌成瘡手肘成胝

舊唐書白居易傳十五六始知有進士苦節讀書二十已來晝課賦夜課

書間又課詩不遑寢息矣

以夜無然膏默念所記

唐書

貶薪自炙一年十歲所即好學大寒

羈州即誦書日千言

唐書許王素節傳始王雍授雍州牧方一掛漢書

師事徐齊聘洋勉自彊帝愛之

一帙角上行且讀

唐書李密傳以屬讀書聞包愷在緋山往從之以蒲羈乘牛

書生勤如此密識素下拜問所讀曰項月傳因與語奇

之好此不為倦

唐書張文琮傳文琮好自寫書筆不釋手子弟誅止曰吾

黃

卷中方與聖賢對

唐書狄仁傑傳為兒時門人有被害者吏就詰衆爭辯對仁傑誦書不置

吏讓之

答曰

何暇偶俗吏語邪

觀書不知寢食

唐書韋述弘機曾

孫家厨書二千卷述為兒時誦憶畧徧父景駿景龍中

為肥鄉令述從到官元行冲景駿姑子也為時儒宗常

載書數車自隨述入其室

與語前世事孰從詳諦如指掌然使屬文受紙輒就

冲曰外家

未曾一日去書

唐書韋德輿傳德輿生三歲

知愛四聲四歲能賦詩積思

之寶也

經術無不貫綜自始學至老
論辨漢所以亡西京以張禹東京以胡廣大指有補於
世其文雅正瞻縟當時公卿侯王功德卓異者皆所銘
紀十常七八雖動止無外飾其醞藉風流自然可慕貞
元元和間為書樵夜讀唐書馬懷素傳懷素貧無所得
指紳羽儀云

祿賜多以購書

宋史趙安仁傳嗜讀書
三館舊闕虞世南北堂書鈔唯安

仁家有本真宗命內侍取
之嘉其好古手詔褒美

等身書

宋史賈黃中傳父玘
嚴毅善教子黃中幼

聰悟方五歲玘每旦令正立
展書卷比之謂之

帳頂如墨色

宋史范純仁
傳晝夜肄業

至夜分不寢置燈
帳中

映月讀書

宋史陸佃傳居貧苦學
夜無燈

瓶水加足於上

宋史謝深甫傳少穎悟刻志為學積數
年不寐夕則

急朱萬卷

宋史朱昂傳昂少與熊若谷鄧洵美同學朱

卷小萬卷

見近世肉譜宋史韓浦傳浦博學善持論詳

人談疊疊然可聽

劬書

元史敬儀傳家居十餘年削柳

為簡

元史秦起宗傳起宗生長兵間學書無從得

日易

漢書一帙

元史黃潛傳同郡吳萊字立夫天資絕人七

然而誦不遺一字三易他編皆如之

刮摩淬礪日長

月益

元史吳師道傳因讀宋儒真德秀遺書乃幡

拾樹

葉代書簡

郭憲洞冥紀董謁字仲元武都郿人也少

也編荆為牀聚鳥獸毛以寢其上

愈愚

劉向說苑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

以學一故善材之幼者

厲心

劉向說苑砥礪琢磨非必勤於學問以修其性

辟立非我也

學積成聖

劉向說苑水積成川則蛟龍生馬土積成山則豫樟生焉

一則富貴

糞心

劉向說苑孟子曰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

行而得其所欲何謂一性止淫也

何不炳燭

劉向說苑

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一一一乎平公曰安有為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其

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執與昧行乎平

公曰括羽鏃礪

劉向說苑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子路善哉括羽鏃礪曰好長劍孔子曰非此之問也請以汝

之所能加之以學宣可及哉子路曰學亦有益乎孔子
曰夫人君無諫臣則失政士無教交則失德狂馬不擇
其策操弓不返於桀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
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且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子
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射之通於犀革又何學
為乎孔子曰一而一之而破一之其入不益深乎子
路拜曰敬公明宣三學

劉向說苑一一學於曾子三
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

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
庭親在叱叱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
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
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
宣說此一者一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躬自寫
之門乎曾參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躬自寫
乃當十遍讀

桓諱新論高君孟頫知律令嘗自伏寫書
郎署以其老欲代之不肯云我一一一一

讀書三壁文如貫虹

黃憲天祿閣外史淮南漢之宗室也

入聖室

王充論衡涉淺水者見蝦其頗深者察魚鼈其尤甚者觀蛟龍足行跡殊故所見之物異也入

道淺深

其猶此也淺者則見傳記語文深者

心之白日

觀秘書

故入道彌深所見彌大

徐幹中論民之初載其朦未知譬如寶在於元室有所求而不見向日照焉則羣物斯辨矣學者

獨觀大畧

王粲英雄記諸葛亮在荊州以建安初與

人務於精熟而亮一人其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

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

穿壁引光

葛洪西京雜記匡衡字稚圭勤

乃一其以書映光而讀之邑人大姓丈不識家

飲定曰車全書

御定子史精華

三十二

得主人書遍讀之主人感

樹皮編帙

王嘉拾遺記張第

嘆資給以書遂成大學

見墳典行途無所題記以墨書掌及股夜還寫之折竹

為簡二人每假食於路剝

王嘉拾遺記劉向拔書天祿

書墨書掌股上懷中竹牒

衣植青藜杖登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老父乃吹

扶端烟然因以見向向請問姓名云我大乙之精天帝

聞卯全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

青藜吹煙見削荆為

乃出一

王嘉拾遺記任末年十四時學無常師負

筆剋汁為墨

依林木之下編茅為菴自照觀書有

月望星暗則縛麻蒿以自照觀書有

以記其事門徒悅其入室生也博學絕倫魏文帝與之

勤學更以淨衣易之

講論終日不息應對如流無有凝滯帝曰昔公孫龍稱
為辨捷而迂談誣妄今子所說非聖人之言不談子游

子夏之倚不能過也若仲尼在魏復為
入室焉帝手制書與夏題云一一
藝語通周易

嘉

拾遺記呂蒙入吳吳主勸其學業蒙乃博覽羣籍以易
為宗常在孫策座上酣醉忽卧於夢中誦周易一部俄

而驚起衆座皆云饋貧糧
劉勰文心雕龍然則博聞為
呂蒙一一一一一貫一為拯亂之樂

博而能一亦有情纏典素
劉晝新論夫還鄉者心務見
助乎心力矣家不可以一步至也慕學者

一一一一不可
春華秋實
顏氏家訓夫學者猶種樹也
以一讀能也
顏氏家訓夫學者猶種樹也

章春華也修身
買荻燃明
顏氏家訓梁世彭城劉綺交
刊行秋實也
州刺史勃之孫早孤家貧必

燭難辦常一一尺
筆頭盈瓮
劉餗隋唐嘉話虞監草行
寸折之一一夜讀
本師於釋智永嘗樓上學

書業成方下其所讀離騷半月如齋馮贊雲仙雜記錢

不暇揭忘其肉吹火照書王仁裕開元遺事蘇頌少不

學不倦每欲讀書入患無燈燭常於馬廐竈中周禮庫

孫光憲北夢瑣言唐李浩尚書福相之子以開元初及

第亦為小文好著述朝廷重其博學禮樂之事諮稟之

時人號為三上富貴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時嘗

語僚屬言平生惟好讀書坐則讀經史卧則讀小說上

廁則閱小解蓋未嘗頃刻釋卷也謝希深亦言宋公垂

同在史院每走廁必挾書以往諷誦之聲琅然聞於遠

近其為學如此余因謂希深曰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

蓋惟此尤可以屬思爾決日不盥馬令南唐書儒者

傳劉洞廬陵人也

少遊廬山學詩於陳貺

一策一杯

龍夢得避暑錄話孫

年病目乃擇卒伍中識字稍解事者二人使其子端取

西漢左氏等數書授以句讀每瞑目危坐室中命二人

更讀於旁終一則易一人飲書夜苦學昏怠輒以水

沃面朱子名臣言行錄公處南都學舍一往往往體

不充日晨始食同舍生或饋朱黃不去手陸游南岳書

珍膳皆拒不受按公范仲淹徐鉉傳既久

處集賢一非莫不出肘不離案三十年羅大經鶴林王露胡

舉兩肘示之曰吾此一西實界南其寢室有短窻每日昧

張無垢謫橫浦寓城西實界南其寢室有短窻每日昧

爽輒抱書立窻下就明而讀如是者十四年洎北歸窻

下石上雙趺之跡隱然至今猶存前輩為學苦如此然

龜山蓋少年事無

論驢故事

陶宗儀輟耕錄吾鄉呂徽之先生家仙居萬山中博

學能詩文問無不知者而安貧樂道常逃其名耕漁以自給一日先生與陳剛中治中遇於道治中策蹇驢時猶布衣見先生風神高簡問曰得非呂徽之乎曰然足下非陳剛中乎曰然握手若平生惟共一治中先生言一事治中答一事互至四十餘事治中止矣先生曰我尚記得有某出某書某出某傳又三十餘事治中深敬之

不學

多暇日

荀子其為人也不速矣

盲辨色聾辨聲

荀子不是

師法而好

自用譬之是猶以

未如肱贅

荀子孔子曰如垤而止吾已

矣今學曾一則具然欲為人師一聞不若聾見不若盲言不若爽知

不若狂

呂氏春秋且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

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實行良道一而弗復

呂氏春秋今有寶劍良馬於此玩之不厭視之無倦一欲身之安也名之章也不亦難乎

學山不至於山

揚子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丘陵寡

聞無約寡見無卓

揚子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則則也

撻埴索塗

揚子熒魂曠枯糟茅曠沉撫華不食實

揚子孟子

疾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或曰亦願魚無網抱朴子夫不有疾乎曰我而我一我願魚無網學而求知猶

雖勤而無獲矣

不知五經名目

抱朴子而享儒官之祿

問具山教山

國語范獻子聘於魯曰不為具敖乎對曰先君獻

武之諱也獻子歸徧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

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焉唯不學也人之有學也猶木之

有枝葉也木有枝葉猶比以耳食史記六國表秦取天

陰人而況君子之學乎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

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

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

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保殘守缺漢書楚元王傳至於

與一一無異悲夫國家將有大事若立

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一皇天

報下神雀

漢書循吏傳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鵲雀

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遂

吏多知鴟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曰臣聞
上計長吏守丞以興化條

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
仁厚有知畧微信奇怪也

筆不點牘辭不辯心

後漢書

球傳案松覽等皆出於微蔑斗筭小人依憑世戚附託
權豪俛眉承睫微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烏篆盈簡而

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
假手請字妖偽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蛻滓濁假手請

字見別字

後漢書尹敏傳識書非聖人所作
其中多近鄙頗類世俗之辭

語輒自謂

侯身

魏志毛皇后傳父嘉本典虞車工卒暴富貴明帝
今朝臣會其家其容止舉動甚蚩猴

一鯿魚蝦鮓未可致

晉書虞嘯父傳為孝武帝所親愛
嘗侍飲宴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

初不聞有所獻替邪嘯父家近海謂帝有所求對曰
天時尚溫
尋當有所上獻帝大笑此

正是我

宋書宗室韞傳韞人才凡鄙以有宣城之勲特為太宗所寵在相州及雍州使善畫者圖其出

行鹵簿羽儀常自披玩嘗以此圖示征西將軍蔡興宗與宗戲之陽若不解畫者指韞形像問曰此何人而在

舉上韞曰

其庸鄙如此

營道無烈心

宋書宗室蔡綦傳元嘉六年封營道縣侯凡鄙

無識知每為始興王濬兄弟所戲弄濬常謂義綦曰陸士衡詩云

官初不識何忽見苦項羽千敗

宣宋書南郡王義宣傳義

其庸塞可笑類如此

客左右翟靈寶誠使慰撫衆賓以臧質違指授之宜用致失利今治兵繕甲更為後圖昔漢高百敗終成大業

而義宣忘靈寶之言誤云

恍若迷途失偶廬如深夜撒

燭

宋書顧延之傳若呻吟於牆室之內喧囂於黨輩之間竊議以迷寡聞姐語以敵要說是短算所出而非

長見所上適值尊明臨座稠覽博詢而言不入於高聽

人見棄於衆視則街聲

如氣煦黑而歸豈識向之夸何不遷合朔日宋書阮佃

漫祇足以成今之沮喪耶

正旦應合朔尚書奏違元會佃夫曰元正慶會太傳是

國之大禮齊書阮敬兒傳敬兒於襄陽城西起宅聚

誰吾不識也財貨又欲移羊叔子墮淚碑於其處立臺

綱紀諫曰羊太傳遺德不宜遷不結通人梁書任昉傳

動敬兒曰梁書陳伯之傳伯之不

紉公子道於唯作大諾梁書陳伯之傳伯之不

聲未道於雲閣識書及還江州得大牒

解訟而巳有事典典籤傳口語見每在公宴

籤傳口語與奪決於主者

必強賦詩梁書胡僧祐傳性好讀書不解緝綴然怡

然自若謂已實

無為作才語見向

南史彭城王義康傳素無術學表淑嘗詣

義康義康問其年答曰鄧仲華拜家之歲義康曰身不識也淑又曰陸機入洛之年義康曰身不讀書君一一

檢覓鳳毛

南史謝超宗傳選補新安王子鸞國常侍王母段淑儀卒超宗作誄云

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靈運復出時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御座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可見乎

超宗曰懸磬之家復有異物耶道隆武人無識正觸其父名曰旦待宴至再說君有鳳毛超宗徒跣還內道隆

謂一一一一至閣待不得乃去按齊書謝託云沈約便超宗傳無時右衛將軍劉道隆以下數語託云沈約便

句句嗟稱

南史表傳至年十六向作二千餘首有虞誦者見而誡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為詩示焉

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誦慙而退所識不過十字

南史表傳

義之不知書

不免面墻

元贊等於前曰北人每言

北人何用知書朕聞此深用憮然今知書者甚衆豈皆聖人朕自行禮九年置官三載正欲開導兆人致之禮

教朕為天子何假中原欲令卿等于孫博見多知若永居恒北值不好大主卿等子孫也陸叙對曰

實如明詔金氏若不入仕漢朝七友人與之書而不能世知名亦不可得也高祖大悅

答魏書傳永傳年二十餘有為報永乃發憤讀書涉獵

經史兼何處龍見北齊書高阿那肱傳尚書郎中原師

有才筆何處龍見嘗諮肱云龍見當雪問師云

是真龍見肱云漢兒強知星宿其牆面如此穴處北史

傳年十八給事鎮府嘗使洛陽見京都禮義之美還謂

同僚曰徒知邊備尚武以圖富貴不謂文學身之寶也

生世不學其猶作屋況字

北史斛律金傳金性質直不識大字本名款苦其難署改

名為金從其便易猶以為難

司馬子

何須作書傳雅語

如教為金字一一一之其一乃就

何須作書傳雅語

北史李密傳密共化及隔水語密數之曰卿本匈奴卑

隸破野頭耳父與兄弟皆受隋恩豈容躬行殺虐公若

速來歸義尚可全後嗣化及默然俯仰良久乃瞑目大

言曰共你論相殺事一一一密謂從者曰化

及庸懦如此忽欲圖帝王吾當折杖驅之八十宗北史

按何須作書傳雅語隋書作何須作書語八十宗

明傳遵明見鄭康成論語序云書以八寸策河南將軍

誤作一一一因曲為之說其僻也皆如此

晉無此號北史熊安生傳安生在山東時歲歲遊講從

將軍熊光去七十二世舊有碑為村人埋匿安生掘地

求之不得連年訟焉冀州長吏鄭大謹判之曰七十二

世乃是義皇上人
率其族向塚而號將通名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相對
以徐之才諱雄和士開諱
安乃稱觸觸生羣公晒之觸觸生見獸亦不識字而能

觸邪

舊唐書侯思止傳貧窮不能理生業乃樂事渤海
高元禮家性無賴詭譎時恒州刺史裴貞扶一判

司則天將不利王室羅反之徒已興矣判司教思止說
游擊將軍高元禮因請狀乃告舒王元名及裴貞反周
興按之並族滅授思止游擊將軍元禮懼而曲媚引與
同坐呼為侯大曰國家用人以不次若言侯大不識字

即奏云獬豸
果如其言思止以獬豸對之則天大悅則天賜絹買經史

舊唐書隴西王博義傳絃歌自娛驕侈無比與其弟渤海王奉慈俱為高祖所鄙帝謂曰我忍憊有善猶推以
不次況於親戚而不委任聞汝等惟昵近小人好為不
軌先王墳典不聞習學今二百匹可各一一習

讀務為伏獵侍郎

舊唐書嚴挺之傳林甫引蕭昊為戶部侍郎嘗與挺之同行慶弔客次有

禮記蕭昊讀之曰蒸嘗伏獵昊早從官無學術不識伏臘之意誤讀之挺之戲問昊對如初挺之白九齡曰省

中豈有一杖杜
舊唐書李林甫傳自無學術僅能秉筆有才名於時者尤忌之而郭慎微苑咸

文士之間尊者代為題尺林甫典選部時選人嚴迥判語有用扶杜二字者林甫不識扶字謂吏部侍郎韋陟

曰此云一一何也
陟僂首不敢言
弄麀
舊唐書李林甫傳太常少卿姜

書慶之曰聞有一一
曳白
舊唐書苗晉卿傳晉卿及同列侍郎宋遙主文選天寶一

之慶客視之掩口
載御史中丞張倚男爽參選晉卿與遙以倚初承恩欲悅附之考選人判等凡六十四人分甲乙丙科爽在其

首眾知爽不讀書論議紛然明皇大集登科人御花等樓觀試登第者十無一二而爽手持試紙竟日不下一

字時謂六經則未嘗開卷三史則皆同於挂壁

舊唐書揚館傳

從此積弊浸轉成俗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

大不越諸家之集述相黨與用致虛聲

沒字碑

五代史唐臣傳明宗問誰可相者安重誨以崔協對任園前爭曰重

誨未諳朝廷人物為人所賣天下皆知崔協不識大字

而虛有儀表號為

臣以陛下誤加採擢無功幸

進此不知書以臣一人取笑足

霍光傳不可不讀

宋史寇準

矣相位有幾豈容更益笑端

寇準

寇準

傳張詠在成都聞準入相謂其僚屬曰寇公奇材惜學

術不足爾及準出陝詠適自成成都罷還準送之郊問曰

何以教準詠徐曰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

讀

未終紙欠伸思睡

宋史王曙傳司馬光嘗語人曰自我為資治通鑑人多欲求觀

王勝之耳扶勝之婿孫益柔子不識奇字至分為兩

金史赤蓋合喜傳初大兵圍汴司諫陳奇屢上封事言得失切中時病合喜大怒召八省呼其名責之曰子為

陳山可耶果如子言能退大敵我當世世與若崔兒參為奴聞者無不竊笑蓋

政語以為戲笑因自草括粟榜文有崔無翅兒不飛蛇

無頭兒不行等語以而作兒孫史知飯坑酒囊王充論之不敢易也京城目之曰

東五常之性好道樂學故辨於物今則不然飽食快飲慮深求卧腹為腸為是則物也鸚鵡

能言之類王充論衡凡貴通者貴其能用之也即徒誦讀詩諷術雖千篇以上

衍傳書之意出膏腴之辭以賄玷精以乏易計王符當非儆儆之才不能任也

世學士恒以萬計而究塗者無數十焉其故何也其富者則一貧者則一無異女史

誦詩內豎傳令

大義舉而論凡學者大義為先物名為後

務於物名詳於器械考於話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

也一蒙然張口如坐雲霧

顏氏家訓人生在世會當有業農民則計量耕稼商賈則

計論貨賄工巧則致猜器用伎藝則深思法術武夫則慣習弓馬文士則講議經書多見士大夫恥涉農商羞務工伎射既不能穿札筆則纔計姓名飽食醉酒忽忽無事以此銷日以此終年或因家世餘緒得一階半級便謂為足安能自苦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一有識旁觀代其入地何惜數顧人答策假手賦詩

顏氏家訓

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多無學術至於訪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無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跟高齒屐生基子方禡憑班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經求第則一一三九公譙則懶營饌惰栽衣顏氏家訓世人不問愚智皆欲識人之多見事之廣而不肯讀書是猶求飽而一損惠蹲鴟顏氏家訓江南有一一欲煖而一一也

注解蹲鴟芋也乃為羊字人饋羊肉答書云一一一舉朝驚駭不解字義久後尋迹方知如此元氏之世洛

京時有一才學重臣新得史記音而頗訛謬誤反顓頊字頊當為許錄反錯作許緣反遂一一謂言從來謬音專旭當音專鞠耳此人先有高名翕然信行王莽非特期年之後更有碩儒苦相究討方知誤焉

鳩目虎吻亦紫色蛙聲

顏氏家訓漢書王莽贊云紫色繩聲餘分閏位謂以偽亂真爾

王莽非特

昔吾嘗共人談書言及王莽形狀有一俊士自許史學名價甚高乃云

樂志云給太官桐馬酒李奇注以馬乳為酒也

成二字竝從手攢桐此謂攢擣提桐之今為酪酒亦然

向學士又以種桐時大官釀種桐時大官釀馬酒乃熟

見斲窻舍人制教令史持庫鑰他適無舊本檢尋乃斲

憲取得之時人江漢與河東何涉劉肅大店新語荊州

號為其兄河東王所造良嗣見而驚曰此在

譽為其兄河東王所造良嗣見而驚曰此在

豈不畏二十八宿笑人司戶尚藥局牒省索杜若省符

下坊州供送伊判之曰坊州本無杜若天下共知省符

忽有此科應由謝朓詩誤華省曹郎如此判

知名改補雍州司法

由是班孟堅文章何闕固事

唐新語

張由古有吏才而無學術累歷臺省嘗於衆中嘆班固大才文章不入文選或謂之曰兩都賦燕山銘典引等

並入文選何為言無由古曰此並一挽鏡寒鴉集

段

式酉陽雜俎蜀小將韋少卿韋來微堂兄也少不喜書嗜好劄青其季父常令解衣視之胃上刺一樹樹抄集

鳥數十其下懸鏡鏡鼻繫索有人止側牽之叔不解問焉少卿笑曰叔不曾讀張燕公詩否一一一一耳

二毛之叟不如白面書生

段成式酉陽雜俎歷城北二里有蓮子湖周環二十里湖中

多蓮花紅綠間明乍疑濯錦又漁船掩映罟罾疎布遠望之者若蛛網浮杯也魏袁翻曾在湖醺集參軍張伯瑜誥公言向為血羹頻不能就公曰取洛水必成也遂如公語果成時清河王怪而異焉乃誥公未審何義得

爾公曰可思湖目清河笑而然之而實未解坐散語主簿房叔道曰湖目之事吾實未曉叔道對曰藕能散血

湖目蓮子故令公思清河歎曰人不讀書其猶夜行

豈是助語

王象

據宰相絳之姪生長綺紈曾宰字於澠池皆以門廕也

不知書因節歲索魚不得怒追漁師云緣獺暴不敢打

魚判云俯臨新歲猛獸驚人漁網至寬疎而不漏後又

祇承人請假狀後判云白日黃昏須到夜即平明放歸

祇承人竝不敢去又判決祇承人云如此痴頑豈合喫杖

五下或語據曰豈合喫杖不合喫杖也李曰公何不識

乎者也何別哉人日鳥

陶穀清異錄南唐王建封不識文義族子有動植疏俾吏錄之

其載鴿事以傳寫訛謬分一字為三變而為一反

站

沈括

夢溪筆談嘗有人自負才名後為進士狀首駁歷貴近

曾謫官知海州有筆工善畫水召使畫便廳掩障自為

之記自書於壁間後人以其時名至今嚴護之其間叙
畫水之因曰設於廳事以代一人莫不怪之予竊意
其心以謂邦君屏塞門管氏亦屏塞門邦君為兩君之
好有反玷管氏亦有反玷其文相屬故謬以屏為反玷
耳呼馬為韓盧染工為伶倫

馬令南唐書苛政傳德宗本無學術妄稱博學每

按德宗李德宗一榻枕書

陸游老學庵筆記荆公素輕沈文通以為

故贈之詩曰脩然一一生年二十未知周孔

陸游老學庵筆記

一卧直到日斜騎馬歸

記杜牧之范陽盧秀才墓誌曰一古有人

曰一公一夫子蓋謂世雖農夫卒伍下至臧獲皆能言

孔夫子而盧生猶不知梨為五臟刀斧

所以甚言其不學也

李建勲罷相江

南出鎮豫章一日與賓僚遊東山各事寬履輕衫攜酒
銷引步於漁溪樵塢間遇佳處則飲忽平田間一菲舍

有兒童誦書聲相君攜策就之乃一老史教數邛童史
驚悚離席改容趨謝而翔雅有體氣調滿灑丞相愛之
遂觴於其廬置之客右叟亦不敢輒談李以晚渴連食數
一賓僚有曰此不宜多食號一——叟竊笑丞相
曰先生之哂必有異聞叟謝曰小子愚賤偶失容於釣
重然實無所聞李堅質之仍脅以巨觥曰無說則沃之
叟不得已問說者曰敢問刀斧之說有稽乎曰舉世盡
云必有其稽叟曰見鶚冠子所謂五臟刀斧者非所食
之梨乃離別之離爾蓋言人之別離戕伐胃懷甚若刀
斧遂就架取一小策振拂以呈丞相乃鶚冠子也檢之
如其說李
特加重

御定子史精華卷七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舉人臣董凝極